

男性和女性

〔苏〕阿·阿·洛吉诺夫 著

赵云平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汤中仁

男性和女性

【苏】阿·阿·洛吉诺夫 著

赵云平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周行联营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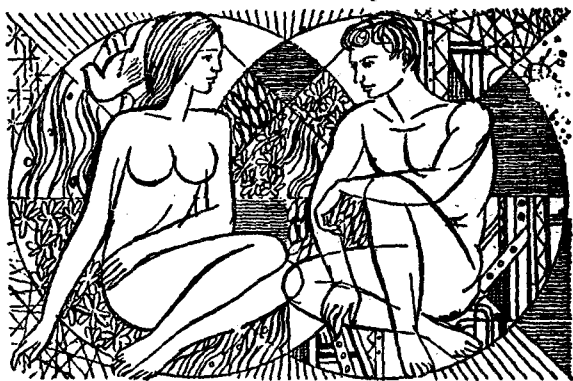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8.25 插页 2 字数 142,000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1,000

ISBN7-208-00483-8/G·68

定价 2.40元



两性：我们相互是否全都了解？

据统计资料，1986年在我们的行星上生活着50亿人。据联合国预测，到1990年世界人口将增加到52.42亿，而到2000年将增加到61.19亿。1980年男人占50.1%，1990年预计占50.2%，2000年占50.3%。男女比例协调的前景是极为美好的。但是总的数字尚未揭示这一问题的内在实质。而实质是：男女比例并不是在各种年龄中都保持数量平衡的。比如，假设100个新生女婴平均对应105个男婴，那么以后比例的变化则有利于妇女。这就得出一个结论：男性个体死得早些。据现有统计资料，世界上只

有8个国家(尼日利亚、上沃尔特、印度、约旦、巴基斯坦、利比亚、沙巴、巴布亚-新几内亚)男人的平均寿命比女人长。

首次注意到这一点的是三百多年前的英国人口学家 D. 格伦特。稍晚一些,瑞典人口学家 P. 瓦盖恩丁曾发表过女人天生比男人更有生命力的见解。他指出,在 20 至 30 岁和 45 至 60 岁这两个年龄段男性死亡率最高。

俄国科学院 18 世纪出版的《耶稣降生 1781 年日历》中指出:“女性寿命在人的所有年龄段都比男性长得多,因此妇女中上年纪的人比男性中要多。”

19 世纪的科学家们从评论这一事实转向对它加以解释。例如,注意到男性死亡率高于女性死亡率的比利时人口学家 A. 凯特勒曾写道:“性欲的旺盛似乎对寿命的缩短有重大影响。比如,当一个人身体充分发育并在 20 岁之后本应能够最有力地抗御各种破坏力的时候,往往发现其生命力最低。这种不见诸于女人的过高死亡率有时会延续到 30 岁,这时性欲已稍许平缓。”稍后于 19 世纪后半期解释这一现象的还有德国科学家 G. 麦尔,他曾写道,女人“在争取生存的斗争中生命力”耗费缓慢。但是,如读者所见,这些解释完全没有揭示这一事实的性质。1912 年,正是由于缺乏明确的科学解释,法国学者 L. 马尔什才宣称,几乎在生命的所有时期女人都比男人的死亡率低,这是“毋需证明”的。

尽管如此，科学家们仍在顽强地积累事实，以便揭开这个自然之谜——不仅积累说明女人的独特优越性的事实，而且积累解释其产生原因的事实。

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专家们只是拥有关于男人寿命较短的资料。但是在60年代末，《文学报》上出现了苏联著名人口学家B. 乌拉尼斯的一篇文章，标题为《要爱护男人！》。这位杰出的专家并未仅限于肯定男人比女人寿命短的事实，他还列举了这种“不公平”的大量证据。这就是文章标题惊人的理由。作者尖锐地提出了采取社会措施以提高男人寿命的必要性问题。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医学家、法学家以前一直都在呼吁“要爱护妇女”，现在却突然“要爱护男人”。这如同晴天霹雳！

B. 乌拉尼斯文章的出现招致大量书信源源投到《文学报》编辑部。投书者主要是妇女。共同的意见是这样：“这些寄生虫（男人）本来就骑在我们（妇女）的脖子上，可是现在又说要爱护他们！”不久，好象是挑战似的，该报又出现了一篇女作者的文章，标题是《要爱护妇女！》。文章的意思主要是：B. 乌拉尼斯是个枯燥的学者，他利用了没有灵魂的统计资料，却没有看清资料后面的活人。要是男人停止喝酒、吸烟和过不道德的生活，那么这种文章也就不需要了……。

当然，不能不同意的是，喝酒和吸烟确实损害健康，促使发病，缩短寿命（顺便说一句，不仅对男人，

对妇女也一样)。这一切确实如此。但请看下面这些统计数字：100 个女性受精卵对应应有 117 个男性受精卵，而同时出生的 100 个女孩对应的只有 105 个男孩。出生比例低于受孕比例的原因就是小产（自然小产）中男性多于女性。据记录，受孕早期（第 2 个月前）的男性流产儿比女性流产儿要多 6~7 倍。在许多情况下，“男孩”在最初的胚胎阶段就夭折了。上述资料说明，还在母体中男性胚胎的生命力就较差。

在 1 至 4 岁期间（据瑞典 1974 年资料）男孩死亡率比女孩高 27.2%。在此年龄中男孩死亡率高的基本原因是不幸事故（外伤、中毒等），即外部因素。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常常是男孩遇难呢？看来，这要在男孩行为的生物和心理特征中寻找答案。男孩在行动、游戏中，在操持器物中比较不谨慎。类似的特征在一切年龄段中都保持着，例如，在 15 至 24 岁的年龄段中男性死亡率比女性高 1 倍。原因相同：外伤、不幸事故、中毒。

在 25 至 34 岁期间男人患血液循环系统疾病的死亡率也比妇女高（男人为 10.1，妇女为 3.5），发病主要是在外部因素（工作、生活及其他紧张情势）的作用下造成的。

在 35 至 40 岁期间男人患血液循环系统疾病的死亡率为 41.1，妇女为 16.5，其中由于心脏局部供血不足而导致的死亡率，男人为 24.3，妇女为 3.8。

这一趋势在患其他疾病时也保持着。它在尔后的10年(45~54岁)中甚至有增无减。男人的最高死亡率是在55~64岁期间(比妇女死亡率高1倍)。原因基本相同。在65~74岁期间男女死亡率的差别稍有减少。但即使这样,男人因新患恶性病变的死亡率仍为971.1,妇女死亡率则为640.5,患呼吸器官疾病的死亡率分别为164.3和73.5,患消化器官疾病的死亡率各为142.5和81.2,等等。

75岁以后男人在这方面使妇女失去任何“竞争力”。但是引人注目的是下面的情况:在因血液循环系统疾病而死亡的人中上年纪和老迈的人(60岁以上)占86.5%,其中男人占70.9%,而妇女却占93.4%。这是由于死亡妇女的平均年龄比男人大8.9岁(分别为75.9岁和67岁)。妇女患心血管系统等疾病平均要比男人晚10年。妇女除患病较晚外,她们带着各种疾患平均仍比男人多活3.2岁。看来这就是那样一个事实的原因,即上年纪和老年妇女的健康状况比同龄男人要坏得多,后者是由于身体健壮才继续活着。

男人和女人总的平均寿命在不断增长。尽管如此,据统计资料,我国老龄和超老龄妇女平均仍比男人多1.5倍,而1970年的人口普查表明,80岁和80岁以上的妇女则比男人多1.7倍。

我们希望,我们已引证了足够令人信服的理由以论证“要爱护妇女”并不排除“要爱护男人”。顺便

说一句，《文学报》在对B.乌尔拉尼斯的文章的讨论结束时发表了一男一女（丈夫和妻子）合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要爱护男人！要爱护妇女！》。这个标题反映了两作者对问题绝对正确的态度。

男性的偏高死亡率早在本世纪之初就成了科学家和科学家以外的各类研究者注意的对象。1915年在莫斯科出版了科切特科娃所著的《世界上植物雄性、动物雄性和人类雄性的灭绝》一书。作者得出结论说：雄性由于出生率降低和死亡率提高，正处于逐渐灭绝的阶段。她断言：“社会生活的一切进步现象都在导致人类一点一点地变成女性的”。根据作者的见解，男性“由于没有独立的生命根基而急剧地逐级下滑，成为生物界最衰败的现象并终将从地球表面消失干净”。她接着写道：“当男性完全消亡之时，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纠纷和疏远的最后根源亦将随之消失。”这些论调的实质可以归结为：是该把男人这个大自然的错误除掉的时候了。

按照这位作者的意见，解决繁衍后代的问题将颇为简单：用自然或人工单性生殖——孤雌生殖的方法。这种繁殖方法在自然界确实是相当普遍的（在昆虫、脊椎动物、爬虫类、鸟类中）。对人类不完全单性生殖的极罕见的情况——未受精卵细胞分裂的初级阶段已有描述。由此怎能不联想起关于耶稣、佛陀、穆罕默德孤雌孕生的神话传说呢？尽管根据

单性繁殖的规律，未受精的卵细胞在分裂和发育时照例应该生成雌性后代。科切特科娃在对未来——完全女性化的人类社会的预测中所指望的就是这一点。但是在一个古老的传说中却有这样的叙述：当一个被围困之城的居民注定要被饿死时，围困者也作出一种人道的姿态，让妇女离开这座城，但只许她们随身带走最珍贵的东西。这时从被围困的城里走出络绎不绝的妇女，而她们每个人都背着自己的丈夫……这是为什么呢？

科切特科娃提出的“灭绝”男性的思想正是 S. 弗洛伊德关于男性优越的思想的彻头彻尾的反面。当然弗洛伊德要“人道一些”——他没有要求灭绝女性，而只是断言，妇女与男人相比是最低一类的生灵……

假若繁衍后代用无性方法来实现的话，那么问题该会何等简单啊。只用简单的分裂或接枝。妙极了！没有任何妻子和丈夫，也没有任何误解和冲突。可不是嘛，这种情况在自然界是存在的，例如，单细胞类、腔肠动物等有机体就是这样。可是也许有两性但同在一块吧？这种雌雄同体繁殖也存在，如许多软体虫即是。但是这种繁殖并没有传给后代任何新东西，只不过是双亲原样的独特再现，很清楚，期望物种在完善方面有任何进化是不可能的，即使有一点儿，那也很少，表现很弱，而生命系统是演化最为急剧的过程，为了生存下来，它们得时时消耗些什

么并获得些什么,就是说,要适应才行。如此说来,有性繁殖在这方面是最“有利的”。正因为这样,动物界最完善的代表都是有性繁殖的。其特点何在呢?

全部遗传信息都在于基因。基因是由长度不同的两条脱氧核糖核酸(DNA)组成的螺旋状分子。DNA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是核武酸——基。DNA有着惊人的单调结构——只有4种核武酸(A——腺嘌呤、G——鸟嘌呤、T——胸腺嘧啶、C——胞嘧啶)。但是因为分子很长,而A、G、T和C的组合数可以是无穷大,所以借助于DNA的4个字母可以“记录”大量信息,即遗传特征。基因在机体的细胞中组成复杂的结构——染色体。它们是遗传信息的物质载体。每段(节)染色体“负责”一定的遗传特征。在人体所有细胞的核中都有23对(46条)染色体。例外的是无核细胞——红血球(里面根本没有染色体)和性细胞,性细胞核中有半套(23条)染色体。男人和女人的22对染色体实际上是没有区别的,而女人的第23对是由2个X染色体组成,男人的第23对则由1个X和1个Y染色体组成。正是由于这一情况才把第23对叫做性染色体。就这样,X是女性特征,而Y是男性特征。看来,与男人是男人(XY)相比,女人仿佛更是女人(XX)。正是根据这一点,有些研究者判断,女人的生命力更强。在这些判断中也许有部分真理。但是大自然的智慧却在于

另外一点。如已指出的那样，在性细胞核中各有半套染色体，这意味着任何一个女性性细胞(卵子)只有 X 染色体，因此除女孩之外不会有别的性别。这就是如果有“孤雌受孕”——单性繁殖的话，也只能生雌性的原因。而男性性细胞(精子)却是既有 X 染色体，也有 Y 染色体。如果由 X 精子而受孕，受精卵的染色体中第 23 对将是 XX，那就生女孩；如果由 Y 精子而受孕，第 23 对染色体将是 XY，那就生男孩。因此，尊敬的男人们，生男生女与其说取决于您的夫人，不如说取决于您本人。能否控制这一生物过程呢？这是另外一回事了。看来，能控制，但是科学尚不知道怎样控制。

女性卵细胞和精子相结合而受孕的结果是一个新人出世，他(她)不是爸爸或妈妈的再现，而是带有双亲的特征，并且是他(她)一个人所具有的特征。这里发生了双亲遗传特征的重新组合，导致了基因多样化、生物新形体的产生。让我们回顾一下 B. 格奥达基扬的与此有关的有趣结论，他很久以前便成功地研究了两性在繁殖后代中的功能问题。

如果我们想在有 100 头牛的畜群中得到最大量的牛犊，那么就需要有 99 头母牛和一头公牛。但是哪里有多多样性呢？要知道，出生的 99 头牛犊都将有与文中相同的特征。为了获得具有各种不同特征的后代，需要 50 头公牛和 50 头母牛。这样，在有丰富多样性的情况下，我们将只有 50 头牛犊，有明显的

数量损失。可是对质量怎么办呢？为了改良质量，要使部分牲畜即公牛在争夺母牛的竞争中不参与繁殖。很清楚，在这场斗争中最弱的公牛将被淘汰。

这样一来，保障后代数量的是雌畜，而保障质量的则是雄畜。雌牛是遗传性的体现者，雄牛是变异性的体现者。如果说雌畜“担负的职责”是保持一切性质不变，那么雄畜“担负的职责”则是改变性质，其任务是“加以修正”。

为了“担负”保持性质的“职责”，雌畜应具有适应各种环境变化的能力，而雄畜则应具有对这些变化作出灵敏反应的能力。

在雌性个体靠它所具有的较大生物潜力而适应变化了的条件的地方，雄性个体要么产生新的适应机制，要么就从生物循环中被淘汰出去，如果它对此无能为力的话。在周围环境不利的条件下（这种条件在自然界是永远存在的），雄体的死亡率和出生率同时提高，即扩大其生物循环率。当然在雄体中也有一些个体，它们不但活了下来，而且获得了一些独特的品格，但它们是个别的。雌体中类似现象是极其罕见的，然而平均稳定性却很高。根据B. 格奥达基扬的形象比喻，如果把所有动物的雄体联合成雄队，而把所有的雌体联合成雌队，那么各项个体冠军都将是雄性，而按全队总分则是雌性得胜。

不，我们并不想激化男性的生物独立性比女性小的问题，并称男性为“弱性”，而称女性为“强性”。

不应忘记，两性之中的每一性别都有自己独特的生物特性。现在我们在细胞一级上来分析这一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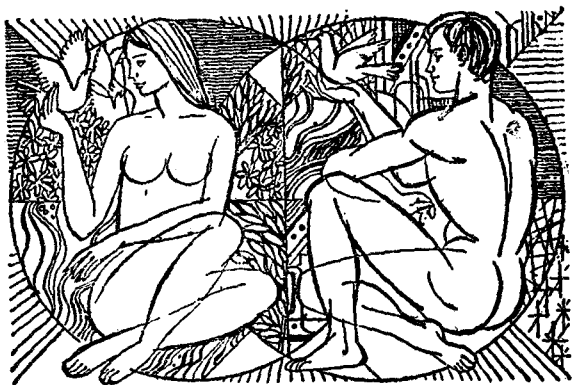
在女人的卵巢(女性性腺)中每月都有一个卵子成熟。为使它受孕，要消耗一份含有数百万个精子的精液。弱的、生命力较差的精子中途死亡，那些大自然给它们注入了较大生机的精子才能到达卵子，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使卵子受孕的只有一个精子。大自然对待某些生物体要残酷得多。雄蝎只要使雌蝎一受孕，雌蝎就把它弄死并吃掉。雌螳螂也是这样做的。雄性的生物循环率的提高就是这样达到的。

这是自然界的浪费吗？不，这是自然界的睿智。提高了的雄性死亡率……是适宜的，其幅度应该多大，则又当别论。虽然我们把自然规律作为客观现实来接受并承认其适宜性，但是我们却不能不为加速人们死亡的种种原因而感到不安。延长人的寿命问题的解决在许多方面取决于进一步的社会改造及其完善，因为相同的因素对男人和女人的寿命长短却有着不同的作用。

根据 1970 年人口普查的资料，在苏联 20 到 30 岁年龄段(结婚高峰期)，男人数和女人数差不多相等(男人总数多 5000 人)。乍一看，情况似乎良好，然而到 40 岁以上时 1000 个男人就要对应 1764 个女人了。尽管 1974 年的普查表明，男女人数至 50 岁拉平，但是仍然有值得深思的地方。这意味着在全

国有那么一些数量即使不很大的妇女，由于数量过剩而在年轻时不能安排个人生活，或者有大量的比较年轻的寡妇带着幼儿或未成人的儿童在生活。显然，两者都是不好的。此外，40岁以上未出嫁的女子插足和睦家庭的生活，这与其说是由于社会的原因，不如说是由于从生物学观点来看的自然的争取异性的竞争。

因此“要爱护男人”这一呼吁是正确而及时的。但是，如已经指出那样，“要爱护男人！要爱护女人！”将更为正确。这不意味着分别正确，也不意味着共同正确。这意味着既共同又分别或既分别又共同正确，即考虑到自然规律并照顾到社会的和道德伦理的需要。



不同的,同等的,平等的

男人和女人是否是不同的、同等的和平等的?或者只是不同的?或者,只是同等的和平等的?或者,是不同的,但是不同等的和不平等的,这个问题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激荡着人的理智和心灵。

宗教对这个问题表达了自己绝对的看法。在《圣经》中提出了亚当和夏娃的创造:“上帝用取自于人的一条肋骨造了一个妻子(女人),就把她领到了人那里!”于是就产生了自古以来就开始的激烈的、如今已平息但并未最终停止的争论:女人是否等于男人?

在有阶级以前的社会里,女人在自己的氏族群落中长期居于特殊尊贵的地位:她是母亲、孩子的养

育者、家灶的守护者、野果的采集者。当女人生育、哺乳和做自己的女人活时，男人就出去狩猎，为此需要制造狩猎工具等许多器物。随着时间的推移，男人实际上成了一切生产手段的所有者。就这样，女人从一家之主的高贵地位降到了从属于男人的地位。

代替原始公社制度的是阶级社会，它更加剧了两性之间的不平等。女人由于自己的社会地位依然不能掌握生产手段，自然更加依附于男人。尽管她曾经是倾慕的对象、诗人和画家灵感的源泉，尽管骑士们在竞技场上曾为自己的太太、为她的名誉、为她本人而厮杀，但女人依附于男人的地位依然没变。光荣的骑士们去远方漫游时，沿途肆无忌惮地骄奢淫逸，寻花问柳，而他们的妻子却系着无情的“贞节带”，处于众多的监视者包围之下，在城堡中备受煎熬而不得越雷池一步。

远在古代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时代就讨论过“何谓女人”的问题。柏拉图本人认为，两性都应掌握同样的知识和技艺，而且女人要和男人一样……去参加战争！尽管他给予女人以“相等的”权利，却断言男人在各方面都比女人优越，因而两性的同等就无从谈起了。

对女人的类似态度直到本世纪初几乎一点没有变。1912年出版了O.魏宁格所写的轰动一时的《性别和性格》一书，作者在书中断言：“男人对女人的关

系类似于主体对客体的关系。她是男人之物或者孩子之物”；“一个男人不管他站得多么低，他也要无与伦比地高于最高尚的女人”。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喜欢标榜权利自由和资产阶级民主，但是对待女人的无耻行径和明显鄙视，大概有增无减。

我们很清楚地知道，给世界一个新人的女人起着多么巨大的作用。当然，男人和女人在许多方面是不同的。既然有两种性别，那就不但应该有两种解剖学和两种生理学，而且应该有两种心理学、两种伦理学、两种形式的美学感知、两种社会学，等等。和用通行的符号就是：男为男人，女为女人，男≠女。

除了我们据以立即认出是男是女的那些明显的生理解剖的特征之外，男人和女人还有什么差别呢？这里有身高、体重、身体特点、内脏器官的大小、新陈代谢的强弱、心脏收缩和呼吸的频率、血液有形成份的数量等等的差别。在男人和女人的机体中，没有一种功能或结构是除相似之外没有差别的，因此，如果说其中有些差别我们今天没有发现的话，那只是我们还没有学会观察而已。

在一些社会因素的作用下，就由这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差别形成了典型的男人和女人。K.瓦西洛夫在其《爱情》一书中，根据对一些准确和不很准确的资料的分机，试图对男女两种类型作出比较鉴